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译本

主编 任溶溶


The Hound of the Baskin's

在彗星出现的日子

[英]威尔斯 著 宋韵声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译本

主编 任溶溶

Lai Huising Chuxian de Rizhi Li

在彗星出现的日子

[英]威尔斯 著 宋韵声 译

著名翻译家任溶溶担纲主编
著名作家、少儿阅读推广家梅子涵强力推荐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宋韵声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彗星出现的日子 / (英) 威尔斯著; 宋韵声译.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1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译本)
ISBN 978-7-5315-6547-5

I. ①在… II. ①威… ②宋…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9506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许科甲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 024-23284265

总编室电话: 024-23284269

E-mail: 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肖延斌

责任校对: 李爽 高辉

封面设计: 李健 李姊昕 肖延斌

封面绘画: 李健

插图绘制: 李健

版式设计: 李姊昕 肖延斌

责任印制: 吕国刚

幅面尺寸: 168mm×240mm

印张: 17.5 字数: 219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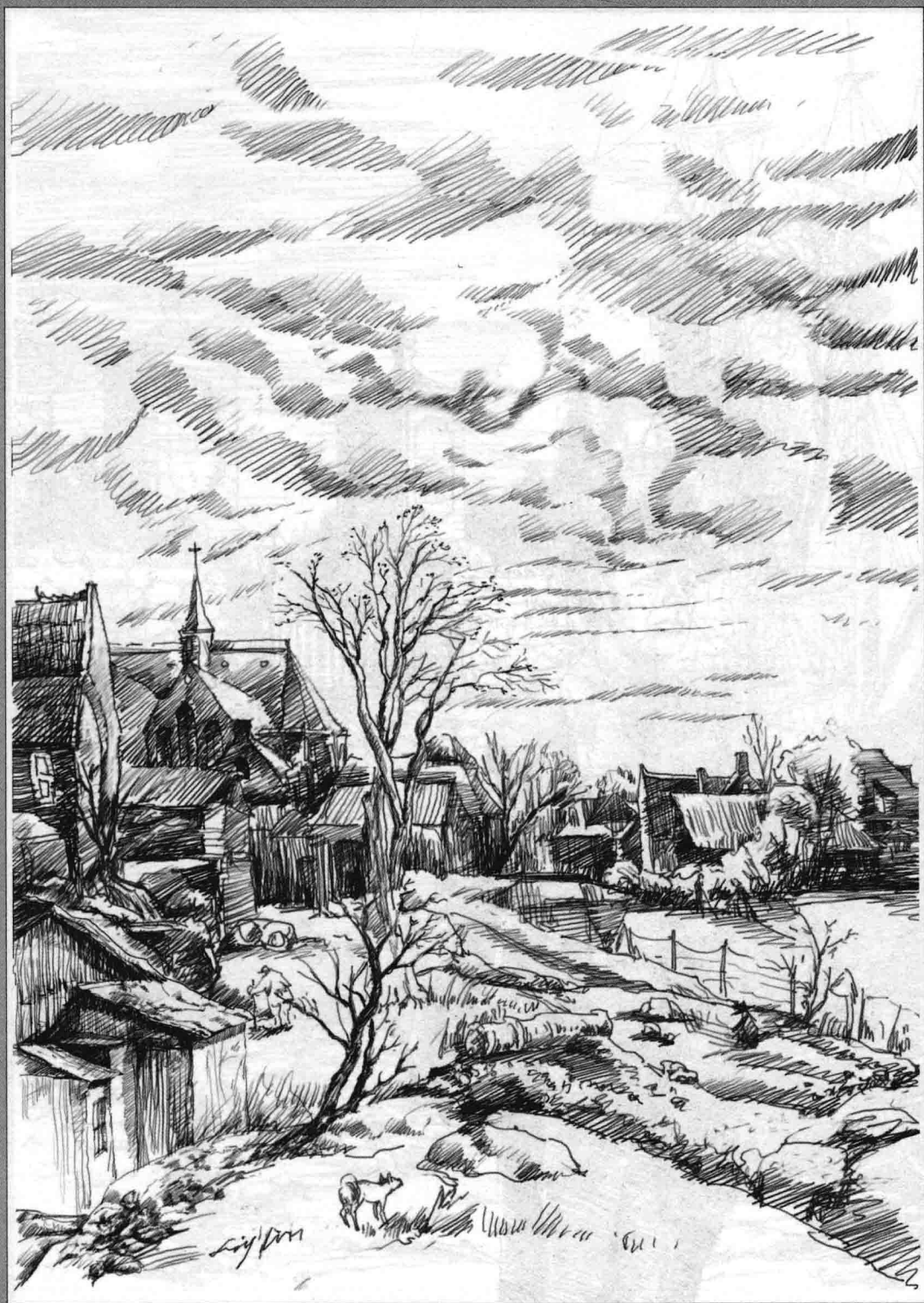
出版时间: 2016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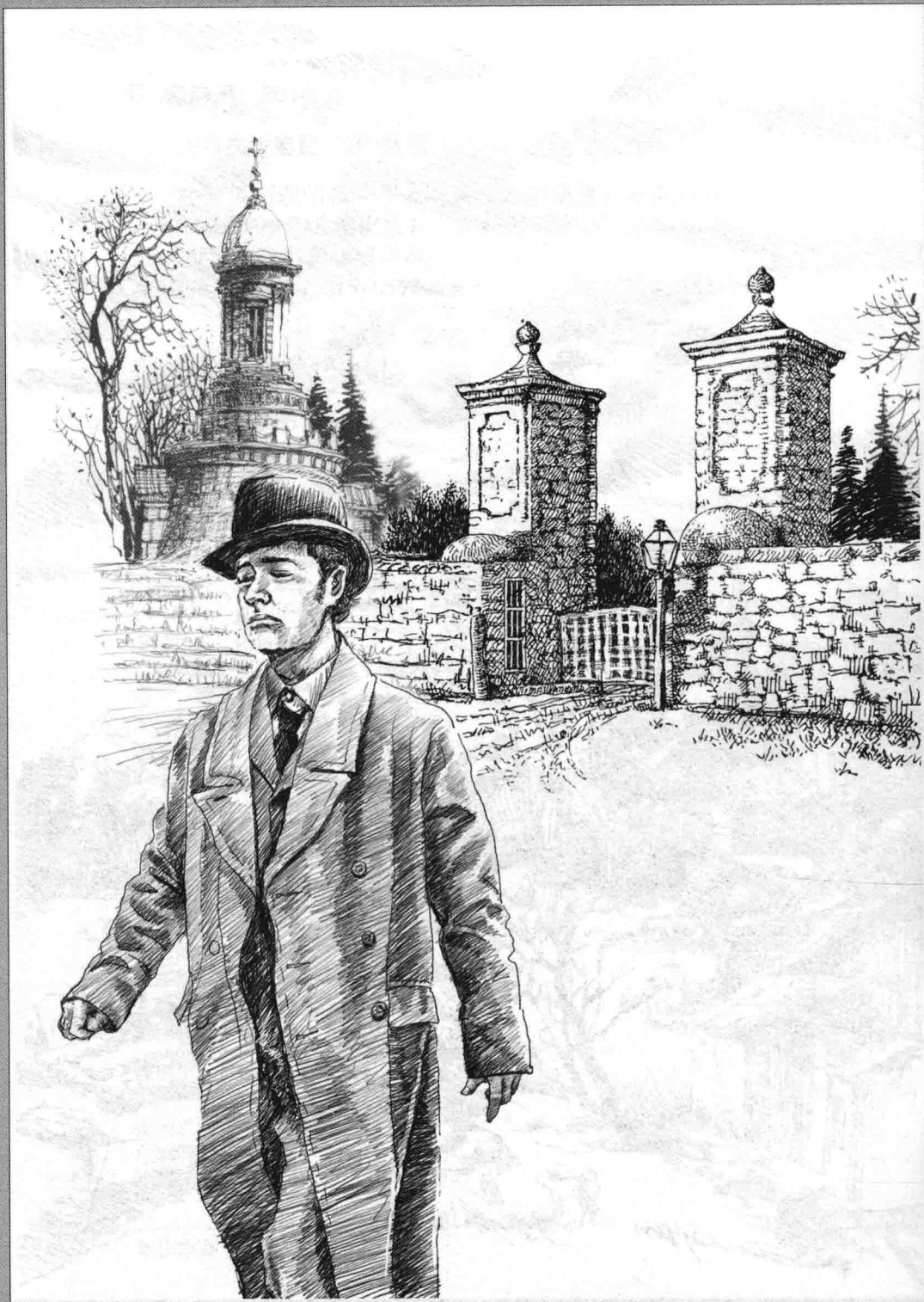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6547-5

定价: 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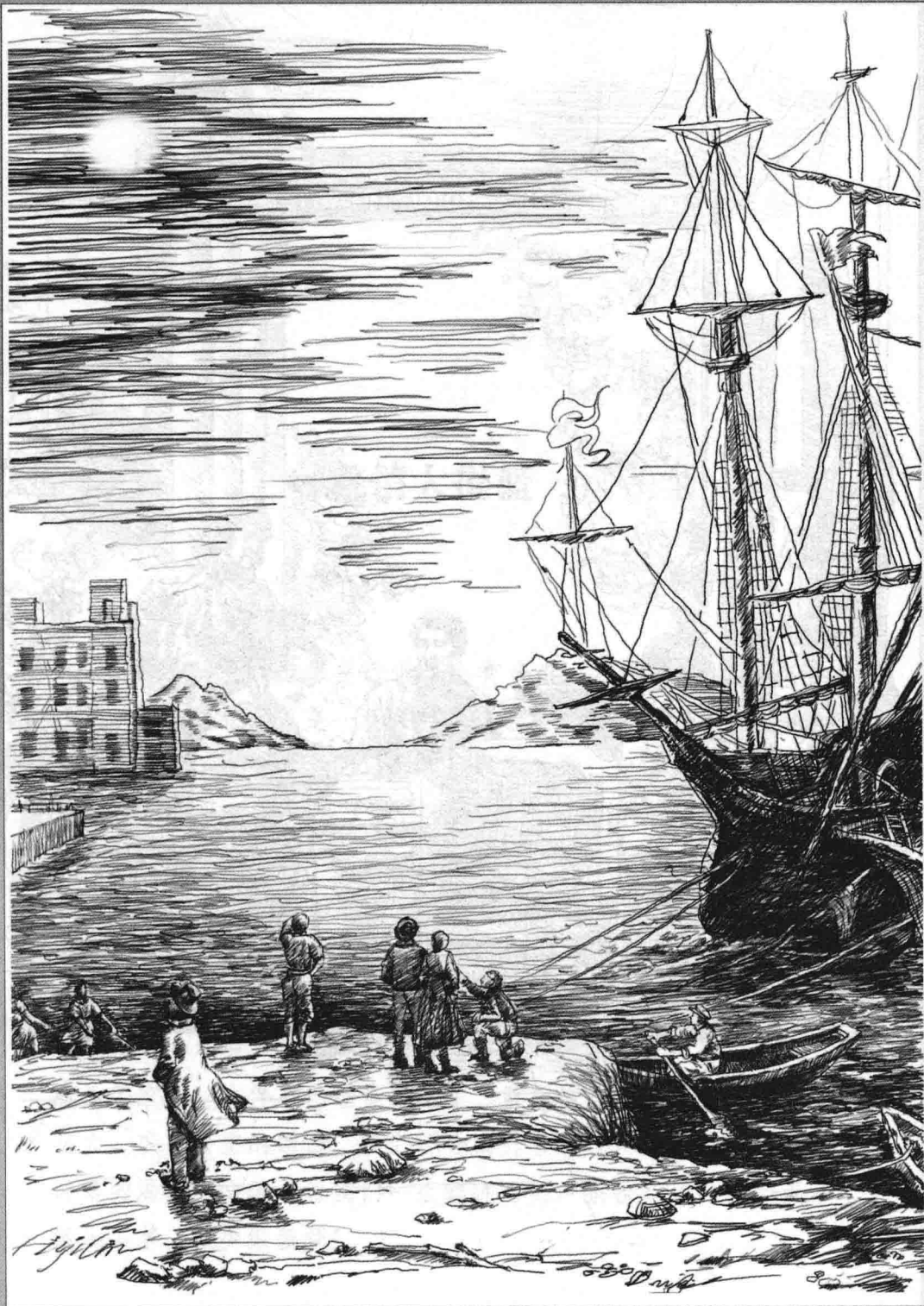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街的左边是一片简陋的小民宅、破旧的教堂、小旅馆、寄宿学校以及其他一些建筑物。



于是我转身离开大门，蹒跚地向前走了一小段距离，躺在不会有人看见的羊齿蕨地上大声抽泣起来，想到这不是我此行的目的，好不容易遏制住了抽噎，我又在那里安静地躺了一会儿。



我也不由自主地朝天上望去，天空中飘浮着明亮的绿色条带，并向西方放射着光芒，被它照亮的云彩形成一股气流在流动，好像忽而向西忽而向东，有时还能听见噼噼啪啪的声音，就仿佛整个的天空被幽灵一般的手枪子弹点射了一遍似的。



维罗尔坐在我的侧面，他长得更漂亮了，穿得更华丽了，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他虽然比我年长两岁，但面容比我还年轻，他面孔白皙，油然有光。内蒂坐在我的对面，黑亮的一双眸子始终注视着我的脸，她也比我从前看见她的时候显得更加庄重、更加漂亮。

总 序

盛情大提篮

梅子涵

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一天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为孩子们写书、出书的事而繁忙。这是一种很应该被敬重的繁忙。为了一个人的早年，为了一个世界的后来和后来的后来；为了把文字里的诗变成真实的呼吸；为了把小说的叙述变成漫长生命里的真理；为了把童话美妙地搁进一天天的日子里，渐次地让日子里一天天多出童话的美妙；为了把那么多的想象给普通的眼睛、普通的耳朵、普通的脑海，让他们看见、听见，也飘扬起来，驰骋而去；为了让一个人的手里，从小就有一本书，长大了，手里还有一本书，包里有一本书，桌上和床头都有书……单单就为了这些，这件事已经是最庄重、最盛情的了。这是一个多么大、多么贵重的赠送。我们不会离开书籍了！阅读是我们最时常的渴念！文学成为我们一生都拥有的一条毯子了，我们温暖地盖着，很少做噩梦！

文学真是非常好的。她把梦在白天就给你。她把温暖在寒冽里给你。她把天真在微笑里给你。她把希望在苦难里给你。她把哲学在幽默里给你。她把巨大在轻小里给你。她把一个世界放在一个故事里给你。她把一辈子的路途放在一天里给你。她把任何庸常生活里没有的全部提拎了来给你。她把你提拎到你的心思里根本就闪现不出来的高贵里。

文学就是这样纷纷扬扬地把她的一切都撒落给我们。

我们接住！

我小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没有想过，自己后来是当文学家的。

我当文学家后，也是没有想过，除了写作，我还要这样地去拉拢着孩子们，拉拢着成年人，让他们来到文学里，来到浪漫中。

我现在最像一个很大的提篮了，坐在我的提篮里的就是那些被我拉拢来的孩子和大人們。

做这样的大提篮真好。

我这个大提篮很繁忙。

这样的繁忙好。

更恰当的比喻是，这样的一本本好书，才是真正的大提篮。她把我们带到生命应当去的地方，带到生命最匀称的颜色里，带到我们可以听得见的，我们自己的轻轻的呼吸中。

译 序

宋韵声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Herbert George Wells) 是 20 世纪初英国与高尔斯华绥齐名的作家，他后来接替高尔斯华绥做了国际笔会的第二任主席。

威尔斯 1866 年 9 月 21 日出生在距伦敦不远的勃朗姆雷城。由于家庭贫困，他 14 岁便自行谋生，先后当过药房学徒、信差、售货员和小学教员。后来他靠奖学金资助接受了高等师范教育，师从著名科学家托马斯·赫胥黎学习生物学，23 岁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在校的三年期间，修完了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等课程，同时还为一些杂志写文章。威尔斯的这一理科背景，为他后来写科幻小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威尔斯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间或从事新闻写作，给杂志投稿。威尔斯虽然有希望成为一名优秀教师，但他的兴趣却在于写作。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时间机器》

的初稿完成于学生时代，出版后十分流行。从此，威尔斯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先后发表了110多部作品，其中长篇小说就有50部。

《时间机器》是威尔斯的第一部科幻小说，也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小说的主人公“时间旅行者”发明了一种机器，载他飞到遥远的将来，到达80万年后的802071年。那时的人类行为非常怪诞。他们整齐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埃洛伊，住在地面，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后裔，长期不劳而获的生活使他们退化，变得身材矮小、体质软弱、智力衰减；另一类是莫洛克，外形像野兽，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后代，他们长年累月在地下工场做工，饲养埃洛伊作为食物。也正是由于长期劳力劳心，他们个个体格健壮，智力发达。一到晚上，莫洛克便到地面上去收获“庄稼”，即捕捉和宰杀埃洛伊。在那里，未来世界不是以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形式而是以一种反面乌托邦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说明现实生活中的威尔斯虽然不相信阶级斗争，但并不妨碍他在文学作品中夸张地描写阶级斗争。他的想象虽说极为离奇，但反映了那个世纪之交西方世界阶级斗争的激烈与不可调和。

威尔斯的建树之一是他首创英国科幻小说。从欧洲文学全局讲，科幻小说不自威尔斯始，在他之前已有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写了《八十天环游地球》等大批小说。中间既有科技发明的想象，又有异国旅行和冒险的乐趣，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威尔斯的作品表现出一个极大的不同点，即他把自己对社会现状和人类将来机制的思考带进了幻想小说。

威尔斯一向关注社会问题，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对社会问

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03年他加入鼓吹社会改良主义的费边社，主张通过教育和技术改造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热情支持进步力量，强烈谴责法西斯侵略。威尔斯曾两度访问苏联，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接见，访问美国时也曾与罗斯福总统交谈。

列宁在与威尔斯的谈话中，指出他在本质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他欣然接受，未表异议。

威尔斯于1934年7月23日专程去苏联拜会斯大林，此时正值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想借此机会游说斯大林让苏联作家参加国际笔会，斯大林不仅不置可否，还反过来邀请他参加全苏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果弄得很尴尬。他们长时间的谈话虽然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的地方，但斯大林批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吻，是很难让威尔斯开心的。相比之下，他与罗斯福总统的谈话就进行得十分顺畅而愉快。归根结底，威尔斯虽然信仰社会主义，但骨子里还是赞成资本主义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方面。

威尔斯在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写作的方向曾有过三次重大的改变。第一阶段到1900年为止，作品多为科学传奇故事，即科学幻想小说。第二阶段从1900年到1910年，这个时期，他以写作社会讽刺小说为主，充分表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1910年后的第三阶段，他的作品通常被称为“阐述思想的小说”，实际上是一种阐述思想、宣传主张的通俗读物。

1896年威尔斯发表的科幻小说《莫罗医生岛》发挥了他

专修生物学的专业特长。小说描述了莫罗医生通过器官移植制作从事劳动的兽人，并制定严酷的法律对其驱使奴役。小说表明，在一个丧失人性和理性的世界里，科学可能成为谋取私利和危害人类的工具。

《隐身人》紧接着《莫罗医生岛》问世。这可能是威尔斯流行最广、最受欢迎的作品。主人公格里芬是一个出身贫贱、聪明能干的科学家。他在艰苦的环境和很大的社会压力下坚持进行科学实验，最后如愿以偿，发明了隐身术和显形术，然而这一发明并没有使他得到幸福。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使他企图用隐身术和显形术来对他人实行控制，使自己成为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超人”，而不是利用科学发明造福社会。人们开始对他产生恐惧，团结起来对付他。他试图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最后在众人的追逐中死去。这本小说所表现出的仍然是上一本书所表现的观点：科学如果掌握在一些极端自私的人手里，完全可能造成政治性的灾难。

威尔斯创作的一系列科幻小说，都充分显示了他的科学预见性和文学想象力，故事惊心动魄，情节紧张新奇，不足之处是缺乏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内心世界的刻画。

威尔斯的社会讽刺小说，多以喜剧的形式塑造各类小人物既可悲又可笑的形象，以辛辣幽默的笔触讽刺时俗，描绘当时社会生活的风貌，颇具狄更斯的风格，显示出他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因而被称为狄更斯之后的又一个狄更斯。

《吉普斯》发表于1905年，是一部出色的社会风俗讽刺小说，作品通过主人公吉普斯一夜暴富、忽而又赤贫的变化塑造了一个英国下层中产阶级的典型人物，表现了那个阶

级的脆弱性。

1909年发表的《托诺-邦盖》可能是威尔斯期待最高的社会小说，也是一部自传体成分最多的小说。作品通过叔侄二人推销假药“托诺-邦盖”成为巨富，后来却在竞争中遭到失败的描写，寄同情于讽刺，寓哀愁于幽默，将严厉的社会批判隐藏在轻松愉快的对话之中和机智俏皮的评论之内。

威尔斯还运用小说的形式宣传他的哲学观念和社会思想。在他的这类小说中，故事的叙述常被大段的议论打断，情节安排、人物描写只是用来为发表演讲、讨论问题提供机会。威尔斯通过他的这些作品对人类的进步做出有建设性意义的设想，体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其中《现代乌托邦》和《未来事物的面貌》可称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

作为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要继承人和捍卫者，威尔斯在20世纪初曾遭受过以费吉尼亚·伍尔夫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的攻击，但他对现实主义的复兴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1939年，73岁的威尔斯在一次招待会上独自坐在一旁，他的好友欧内斯特·巴克爵士上前同他寒暄，问他近来干些什么。他回答说在给自己写墓志铭，一句很短的墓志铭：“上帝将要毁灭人类——我警告过你们。”这句略带玩笑色彩的话，恰好深刻地反映了他对人类未来、科学未来的关注和担忧，也表明他的科幻小说具有“警告”灾难的意义。

《在彗星出现的日子》一书，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的年代，但威尔斯凭着他敏锐的嗅觉，似乎已经闻到了火药味。威尔斯是位一向关注社会和政治的作家，也是一位非常敏感的观察家。他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批判，从

不以论述的形式付诸笔端，而是融入他小说的故事中。

在这部小说中，描写彗星即将来临，即将撞击地球，即将毁灭地球，人类濒临灭绝。这样的来临所造成的巨大恐慌是可想而知的。即使这样，人们还是谁也不肯放弃自己原有的想法，依然我行我素。什么样的巨大毁灭都动摇不了罪恶的心理和行径，威尔斯似乎看清了这一点。等到彗星真的来临时，人类才发现彗星并不可怕，只是改变了人类的一些状况而已。

彗星影射着什么？彗星寄寓着什么？这是作者留给读者的问题。他借助书中人物表述了在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现实社会中奢谈公正和平等的虚伪，以及在没有和平时大谈和平的无聊。甚至说出了如果这乌烟瘴气的旧世界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起来斗争。这岂不是与马克思的思想不谋而合，但那时毕竟没有革命政权成功的实践。

威尔斯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也是一个对人类前景看不清的人。他总有要预见未来的冲动，但又没有信心和把握。只好将自己的臆想注入其离奇而又不荒诞的科学幻想故事当中。这是威尔斯作品的最大看点。也只有大作家、大手笔才有可能将其编织得如此天衣无缝。

2015年4月于沈阳寓所

序

我看见一位头发斑白、精神矍铄的老人在伏案疾书。

老人坐在巍峨的塔楼的一个房间里，从那里他可以透过左边高高的窗户眺望海面、海岬，以及那远离城市尘嚣的虚无缥缈的落日余晖。室内的陈设精美珍稀、富丽堂皇，而且摆放得井然有序，给我留下了新奇的印象。但我也不得不说，这些家具毕竟有点古旧。老人的服饰虽很简朴，但既不入时又不合当地风俗。我想可能是幻想主义、理想主义或者是亨利·詹姆斯^①的作品《伟大的好地方》中的句子和情节，从我飘忽不定的记忆中刹那间闪现出来，而后再消逝得无影无踪。

我看到老人用一支像自来水笔的东西在写字，那完全是一种现代笔法，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历史的陈迹，而且运笔遒(qiú)劲有力、挥洒自如。每当写完一张，他便把它扔到窗

注释 ①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作家。

边的一张精致的小桌子上。稿纸越摞越高，最后扔过去的那些稿纸松散地、参差不齐地压在原来整理过的稿纸上。

显然他是没有发觉我的到来，我站着等他停下笔来。他如此年迈，但写起字来却稳健异常……

在他的头顶上，我发现歪斜地高悬着一枚凹面镜，镜中的场面强烈地吸引住了我。我仰头望去，看到了一幅扭曲而奇怪的景象，然而色调却十分明快。镜中隐隐约约反射出一座被放大的宫殿及其楼台，还有那熙熙攘攘的街景。由于镜面是扭曲的，所以人们的形象都被丑化了。为了能看得真切，我迅速地转过头来，想通过我身后的窗口往外瞧。看来，要直接欣赏这种场面大概是不可能了，因为窗户太高。稍事停顿后，我又回过头来看那扭曲的镜子。

然而，此时作家正将身子靠在椅背上，他放下手中的笔，不无愤慨地哀叹道：“唉！你写呀写！你是何等的满意，我是何等的劳累！”——这是一个一直写到令自己满意的人的抱怨。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你是谁？”

他不禁一惊地转过头来。

“这是什么地方？”我又问了一遍，“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他盯盯地瞅了我一会儿，然后脸上泛出笑容。他指了指桌旁的一张椅子，示意我坐下。“我在写作。”他说。

“写这个吗？”

“写这个变化。”

我坐了下来。那是一张很舒适的椅子，被摆放在明亮的